

YJL Yan Jun Ling

一个动荡流离的时代
一颗不屈不挠、永远向上的心



落叶归根

一个乱世奇女子的
真实传奇

◎严君玲/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Falling leaves

20
-1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11019115

落叶归根

◎严君玲\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叶归根:一个乱世奇女子的真实传奇/(美)严君玲
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1. 6

ISBN 7-5057-1691-3

I. 落… II. 严… III. 自传体小说-美国-现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2960 号

Copyright: 1997 BY ADELINE YEN MA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PALMER & DODGE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X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书名	落叶归根
作者	美国 严君玲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排版	北京启迪利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00000 字
版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691-3/1·451
定价	17.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1 - 0743



严君玲

于二次大战初期生于天津

长于上海

逃难至香港

在英国伦敦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一九六四年移居美国后于加州行医

一九九七年她的自传

《落叶归根》出版后

一跃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

华裔女作家

目前专事写作



娘、爷爷、父亲



娘和父亲



父亲、华昌行的老板李国钦和爷爷（从左至右）



大哥、三哥、二哥（后排从左至右）
大姐、小妹、五妹（前排从左至右）



姑爸爸摄于上海（时年三十岁左右）



四弟和父亲的爱犬Jackie

目 录

- 序幕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 香港……………(1)
- 第一章 门当户对……………(5)
- 第二章 点铁成金……………(14)
- 第三章 如影随形……………(19)
- 第四章 秀色可餐……………(26)
- 第五章 一场春梦……………(34)
- 第六章 家丑不可外扬……………(42)
- 第七章 缘木求鱼……………(78)
- 第八章 一视同仁……………(94)
- 第九章 人杰地灵……………(103)
- 第十章 度日如年……………(111)
- 第十一章 自出机杼……………(116)
- 第十二章 同床异梦……………(123)
- 第十三章 有何不可……………(127)
- 第十四章 一琴一鹤……………(142)
- 第十五章 釜中游鱼……………(149)
- 第十六章 匹马单枪……………(160)

第十七章	嫁鸡随鸡	(167)
第十八章	种瓜得瓜	(177)
第十九章	心如死灰	(189)
第二十章	腹中鳞甲	(205)
第二十一章	天作之合	(219)
第二十二章	四面楚歌	(226)
第二十三章	粗茶淡饭	(233)
第二十四章	饮水思源	(242)
第二十五章	一刀两断	(250)
第二十六章	无风起浪	(255)
第二十七章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260)
第二十八章	酒肉朋友	(268)
第二十九章	无头公案	(278)
第三十章	开门揖盗	(282)
第三十一章	掩耳盗铃	(286)
第三十二章	落叶归根	(289)

序幕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 香港

如果说这是近四十年来我们全家人破天荒第一次相聚在一起，似乎又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在这之前，每个人都曾私下分别地，有时甚至于偷偷摸摸地互相见过面。但每次相见都毫无例外地有人不在场。今天，缺席者是父亲。

另一个没出现的是小妹君靖。她是有名的交际名流，又是亿万富翁银行家梁通年的妻子。没有人叫她来参加父亲的葬礼，也没人通知她去听接下来的遗嘱宣读。《南华早报》上所登的那则讣告中根本没有提到她的名字。“Joseph 严锡荣，”那讣闻上写着，“Jeanne Prosperi 严之爱夫，君培、字捷、字铃、字俊及君玲之父，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三日于香港养和医院安然辞世。”

就在这天早上，父亲被葬入香港东区北角的天主教坟场。当天下午，四点半钟，大伙儿集聚在香港中环太子大厦的十七楼，于赫然映目的“孙士打律师行”（Johnson Stokes & Masters）办公室里聆听父亲遗嘱的宣读。

我们围坐在会议厅里一张很大的椭圆形花岗岩桌子四周，忐忑不安地等候着。打磨得晶亮的桌面光可照人，与花岗岩纹的地面色泽很相配。下午的阳光从海港斜照过来，透过

巨型的玻璃窗，映泻在桌上和地上。大姐君培靠近我，右手爱护地搂着我的肩膀。我的三个哥哥，大哥字捷、二哥字铃、三哥字俊并排坐在一起，神情哀伤忧郁。漂亮的三嫂露怡有几分焦虑地望着我们那中法混血的继母。我们称后母为娘。娘和她的代表律师坐在桌子的上首，一缕青烟紧贴着她修剪得一丝不苟的手指，爬过赤金雕铸的烟杆，冉冉升到空中。会议室显得过大过空了。悲痛压迫着我，使我难受得想吐。

我的父亲生前是一个富翁，虽然在某些方面他也会冒风险，但跟香港一般的商人比较起来，爸爸无疑是个成功的生意人。一九四九年他从上海移居香港，先是创办了一家进出口公司，后来兴致广泛得一发不可收拾，干起了制造业、建筑、贸易和房地产等多种经营。甚至还在竞争极其激烈的香港股票市场挂牌。直到他病重了，无法诸事躬亲，财政大权才落到娘和三哥手中。

娘十分考究地穿着一袭昂贵的巴黎黑色真丝套装，衣领上别着一枚六克拉的钻石胸针，与她手指上亮闪闪的钻戒互相辉映。她那染得漆亮的一头黑发一丝不乱地网在宽宽的额头上。她从黑色的鳄鱼皮包里抽出了一副名牌眼镜，架上鼻梁，然后转过脸，朝她的律师点了点头。律师于是分发给我们每人一份父亲的遗嘱。

律师清了清嗓子对我们说：“你们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当事人严太太，要求你们暂时都先不要翻动手上的文件，我等一下会解释原因。”然后，他开始宣读遗嘱的第一页，我们只好悬着一颗心聚精会神地捕捉他嘴里进出的每字每句。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七岁那年生活在上海的岁月。

律师开始宣读：“这是我，Joseph 严锡荣，最后的愿望和遗

嘱，立于香港殖民地维多利亚，马已仙峡道十八号木兰花公寓十楼A座。”接着是一串有关撤销以往所立的一切遗嘱及附件的套话。然后，父亲任命他妻子 Jeanne 严为惟一遗嘱执行人，“并将我全部产业赠予她处置”。律师继续读道。若是娘比父亲先过世，则三哥将成为遗嘱的惟一执行人和委托人。

律师已读到第一页的最末一行了。他停了下来，紧张地咳嗽了一下，对我们说：“按照你们的母亲，严太太的吩咐，我有责任通知你们一件事，那就是，呃，你们父亲的遗产里根本没有钱。”

我们惊异地瞪着他。没有钱？所有的目光不约而同地一齐投向了娘——我们的继母。她盯着我们逐个地看了一下。“既然遗产里没有钱，”娘缓缓地说，“你们就不必听下去了。遗嘱里没给你们任何人任何东西。你们父亲死时已是一文不名了。”她慢慢地伸出手来。我们犹豫不决地但又乖乖地把自己那份父亲遗嘱的复印件交到她手上。一毫不差地按照她的吩咐，谁也没读下一页。

一时鸦雀无声。沉默令人难堪地延续着。我们期待地看着娘，希望有所解释。

“你们好像还都不明白。”娘说道，“你们父亲的遗嘱毫无意义，因为他遗产里分文不剩。”

她站起身来，把未经宣读的遗嘱复印件全部交还给律师，遗嘱宣读就算是到此结束。

谁也没敢问娘的行为是否合法，谁也没有翻过第一页来阅读下一页。我们在迷迷糊糊，惶惶惑惑之中接受了娘的支配。我们完全不知父亲想怎样处置他的财产，更猜不出他曾经怎样预期和安排全家的未来。

但父亲一直是个拥有巨产的富豪，家财万贯，富甲一方。为什么我们会像一群没有头脑的机器人一般遵命交还未读的遗嘱呢？

那天下午我们不约而同地，被催眠一般地木然和顺从不是偶然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了解释这一切，我需要从头说起。中国有句成语说“落叶归根”，我的根要追溯到四十年以前那个上海的家，霞飞路弄堂里的那座洋房。那个家坐落在一个被外国租界分隔开来的通商口岸的历史画面里。家长是我富裕的父亲和他美丽的欧亚混血的妻子。家的内内外外都活生生地展现着东方与西方的摩擦和撞击。那个家，就是我小时候自己的家——我的老家。

第一章 门当户对

我姑婆在三岁的时候就显示了她独立自主的精神——她坚决地拒绝裹脚，不屈不挠地把刚刚缠好的裹脚带一次又一次地扯下来。姑婆于一八八六年生于靠海的城市，上海。当时还是清朝，坐龙廷的光绪皇帝最多不过是个孩子，住在北方老远的紫禁城里。姑婆因为比我爷爷小了八岁，被一家人视为掌上明珠。为了抗议裹脚，姑婆索性粒米不沾，滴水不进。末了还是家人犟不过她，由她赢得了胜利。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脚终于就这样“得到解放”了。

十九世纪末叶的上海与当时中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相提并论。它最初是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给英国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渐渐地，成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一座重要门户。上海这个城市位于黄浦江口，距离波涛滚滚的长江仅十七英里。上海以西是内陆各省份，大大小小的船舶将港口与内地串联成一体。城市之东五十英里，就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

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城里各自划定租界。直至今今天，在新起的摩天楼群的间隙中，上海的建筑风格依然保存着当年外国商贾留下的痕迹。有些引人瞩目的大宅是当年外交官或商贾的寓所。其气派丝毫不逊于英国泰晤士河畔巨宅的雄伟

堂皇，或法国庐尔山谷别墅的华丽。

所有住在外国租界里的人，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都一律由外国法律管辖而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这叫作“治外法权”。外国人在租界内创造了自己的市政府、警察和军队。各个租界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个城中之城，转为排列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上的一小块块外国领土。中国历来不是一个靠规定的法律来统治人民的国家，一向是靠皇帝所任命的官吏们管辖。老百姓传统上都把这些官吏奉若神明，俯首帖耳。但在鸦片战争后大约一百年期间，在中国占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却不是华人，而是外国人。欧美人的意志甚至凌驾于满清官员们的权威之上。普通中国人对白人征服者表面上虽然毕恭毕敬，但内心却充满恐惧和害怕。

审理法律案件一般由中国地方官出庭，但主持审理过程的却是外国领事馆的陪审推事，只有外国陪审的权力才是实在的，因为只有他才有最后判决权。对中国人来说更有侮辱意味的是，他们连自己城市的主权也被剥夺了。一些公共场所甚至干脆禁止中国人出入。外国人与华人之间渐渐形成了严重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恃强凌弱的情况。欧美人眼中的中国人不过是一群被征服了的下等人。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人既苦且恨。

紧邻上海法租界南端的是有城墙围住的中国老城南陶，我的曾祖父就在这里开了家茶馆。洋人称老城为华人区。城里挤满了低矮而狭窄的房屋和吵吵嚷嚷的小贩。弯弯曲曲的小弄堂里琳琅满目地挂满了形形色色的招牌。曾祖父的茶馆同那些用竹担子肩挑火炉卖热饮的小贩、路边的茶摊以及陈设简单的点心店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然而生意还是很成

功。

姑婆七岁那一年，她爸爸把茶馆搬到了一个更时髦的地段。公共租界是由原来的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而成的。接着，他又将家一举迁往法租界内一所僻静的洋房，离茶馆仅隔几个路口。法国人在他们的租界里规划了街心花园，公寓住宅区和办公楼群，并以法国显要人物的姓氏命名了租界里所有的林荫大道。行人及各式各样的车辆在宽阔的马路上繁忙往返。美国进口机动轿车、独轮推车、黄包车乃至三轮车鱼龙混杂，熙熙攘攘地来来去去。上海渐渐被称为“东方巴黎”，尽管姑婆坚持把巴黎叫作“欧洲的上海”。

姑婆的哥哥姊姊几乎没受过正式教育，但他们倒是从私人教师那里学会了读书写字。姑婆在五个孩子中排行最小，她受教育完全是机运使然。当姑婆长到入学年龄时，曾祖父正好生意兴隆，因此将姑婆送进了一所学费昂贵的时髦教会学校，即美国循道公会（卫理公会）传教士所创办的中西基督女校。姑婆于是成了严家第一个受西方教育的子女。

那时候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和贸易的中心，充满了应有尽有的机会和诱惑。姑婆的大哥开办了一个热门企业，制造黄包车、三轮车以及自行车的备用金属零件，同时还生产一些现代的家用设备。但她大哥过世很早，可能是死于梅毒。他染上了当时中国男人中最惯见的三种恶习：抽鸦片、赌博、嫖妓。悠闲富有的女人也吸鸦片赌钱，但通常是躲在家里，不去烟馆赌场抛头露面。姑婆的二哥办了家茶叶进出口公司，生意很是兴旺发达，但他同样染上了性病，丧失了生儿育女的能力。姑婆姊姊按父母包办的媒妁之言结了婚，后来患肺结核死了。姑婆的三哥就是我的祖父。我爷爷是个